



類函 百九

二百三八九邊塞

二百三十九邊塞

加
427
109



4 3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
卅八日諸田一人
悼山田一資
所購以贈

早稻田章圖書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八

邊塞部九

康居 曹國 西曹 者舌 米國 曹國

石國 烏那渴 栗弋 穆國 丁令 火尋 何國 東女 史國 西女

鑿汗 奄蔡 榜葛刺 治納 樸兒 摩揭它 軒渠

呼得 天子 大秦 拂菻 小兒 那人 摩揭它 軒渠

車離 師子 驢分 天方 吃麻兒 那人 摩揭它 軒渠

阿速 沙哈魯 火刺札 柯枝 力麻兒 那人 摩揭它 軒渠

白松兒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左法兒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日羅夏治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鼻骨德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曲先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安定 阿端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康居 瑣里 八答黑 柯枝 加異勒 小葛蘭 牒幹

原杜氏通典曰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

康居

康居

與粟弋伊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闡城亦居蘇薤城去
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
所五千五百里成帝時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
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奏遣子入侍此其欲
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燉煌酒泉
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
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增晉書

曰風俗及人貌衣服同大宛地和煖饒桐柳蒲萄多牛
羊產良馬晉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

康國

增隋書曰康國康居之後遷徙無常不恒故地其王姓
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為匈奴所破西踰
蔥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
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
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
薩寶水上阿祿廸城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有胡律
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鬣善
商賈諸國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箏篳篥
婚嫁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氣候宜五穀勤脩園蔬樹
木滋茂出馬駝封牛黃金鏡砂賄香阿薩那香瑟瑟麝

皮毼氈錦疊多蒲萄酒以十二月為歲首有婆羅門占
星候氣以定吉凶十一月鼓舞乞寒以水相潑盛為戲
樂大業中始遣使貢方物

者舌

增舊唐書曰者舌國故康居國也在破洛那西北貞觀
五年遣使貢獅子太宗嘉其遠至命祕書監虞世南為
之賦十一年又獻金桃銀桃詔令植之苑囿萬歲通天
中則天封其大首領篤婆鉢提為康國王開元十六年
烏勒上表請封其子咄曷為曹國王默啜為米國王許
之

米國

增北史曰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無王其城主
姓昭武康國王之支庶字閉拙都城方二里西北去蘇
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
四百里隋大業中貢方物

曹國

增北史曰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
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
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闔丈五
尺高下相稱每月祭之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

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入貢

東曹

增新唐書曰東曹或曰都率沙那蘇對沙那劫布咀那蘇都識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陰漢貳師城地也東北距俱戰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東北寧遠皆四百里許南至吐火羅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巖以關鑰歲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煙出先觸者死武德中與康國同遣使入朝其使曰本國以臣為健兒聞秦王神武欲隸麾下高祖大悅

西曹

增新唐書曰西曹者隋時曹也南接史及波覽治瑟底痕城東北越于底城有得悉神祠國人事之有金具器款其左曰漢時天子所賜武德中入朝天寶元年王哥邏僕羅遣使者獻方物詔封懷德王即上言祖考以來奉天可汗願同唐人受調發佐天子征討十一載東曹王設阿忽與安王請擊黑衣大食元宗慰諭之不聽

中曹

增新唐書曰中曹者居西曹東康之北王治迦底真城其人長大善戰

何國

增北史曰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王姓昭武康國王之族類風俗與康國同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新唐書曰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貴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樓北繪中華古帝東突厥婆羅門西波斯拂菻諸王其君日一詣拜貞觀十五年遣使入朝永徽時上言聞唐出師西討願輸糧於軍俄以其地為貴霜州授其王刺史

史國

增北史曰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狄遮亦康國王之支庶都城方二里勝兵千

餘人俗同康國隋大業中遣使貢方物新唐書曰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康居小王蘇離城故地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為關以限二國以金錮闔唐貞觀十六年入貢顯慶時以其地為佉沙州君為刺史開元十五年獻舞女天寶中詔改史為來威國

石國

增文獻通考曰石或曰柘支曰柘折曰赭時漢大宛北鄙也唐武德貞觀間數獻方物顯慶三年以瞰羯城為大宛都督府授其王都督開元初封其君長為石國王天寶初封王子那俱車鼻施為懷化王賜鐵券安西節

度使高仙芝劾其無藩臣禮請討之王約降仙芝遣使者護送至開遠門停斬闕下王子走大食乞兵敗仙芝軍自是臣大食寶應時遣使朝貢

烏那遏

增隋書曰烏那遏國都烏澹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增隋書曰穆國都烏澹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遏為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

城方三里勝兵二千人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火尋

增新唐書曰火尋或曰貨利習彌曰過利居烏澹水之陽東南六百里距戍地西南與波斯接西北抵突厥曷薩乃康居小王輿鞬城故地其君治急多颶遮城有車牛商賈乘以行諸國天寶十載君稍施芬遣使者朝獻黑鹽寶應時復入朝

東女

增文獻通考曰東女亦曰蘇伐刺擊瞿咀羅羌別種也西海亦有女自王故稱東別之東與吐蕃党項茂州接

西屬三波訶北距于闐東南屬雅州羅女蠻白狼夷東
西行盡九日南北行盡二十日有八十城以女為君居
康延川巖險四繚有弱水南流縫革為船戶四萬勝兵
萬人王號賓就官曰高霸黎猶言宰相也官在外者率
男子為之凡號令女官自內傳男官受而行之侍女數
百五日一聽政王死國人以金錢數萬納王族求淑女
立之凡二次為小王因以為嗣或姑死婦繼無篡奪所
居皆重屋王九層國人六層王服青毛綾裙被青袍袖
委於地冬羊裘飾以文錦為小鬟髻耳垂璫足曳鞞鞞
履俗輕男子貴者咸有侍男子從母姓地寒宜麥畜

羊馬出黃金風俗與天竺同以十一月為正巫者以十
月詣山中布糟麥呪呼羣鳥俄有鳥來如雞狀剖視之
有穀者歲豐否即有災名曰鳥卜隋開皇六年遣使朝
貢唐武德時王湯滂氏遣使入貢貞觀中使復至太宗
璽制慰撫顯慶初遣使高霸黎文與王子三盧來朝授
右監門中郎將其王斂辭請官號武后冊拜斂辭左玉
鈐衛員外將軍賜瑞錦服天授開元間王及子再來朝
詔與宰相宴曲江封王曳夫為歸昌王左金吾衛大將
軍後乃以男子為王貞元九年其王湯立悉與白狗君
等皆詣劔南韋臯求內附上天寶所賜詔書臯處其衆

於維爾等州賜牛糧治生業於是松州羌二萬口相踵
入附立悉等官刺史皆世襲然陰附吐蕃故謂之兩面
羌

西女

增文獻通考曰西女國在蔥嶺之西其俗與東女略同
種皆女子多珍貨附拂菻君長歲遣男子配焉俗產男
子不舉唐貞觀八年朝貢使至

鋟汗

增隋書曰鋟汗國居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
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俗多朱

砂金鐵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新唐書曰寧遠者本拔
汗那或曰鋟汗元魏時謂破洛那貞觀初王契苾為西
突厥所殺遏波之立契苾兄子阿了參為王治呼悶城
遏波之治渴塞城顯慶初遏波之遣使朝貢高宗厚慰
諭三年以渴塞城為休循州都督授阿了參刺史開元
二十七年王阿悉爛達于冊拜奉化王天寶三載改其
國號寧遠帝以外家姓賜其王曰寶又封宗室女為和
義公主降之十三載王忠節遣子薛裕朝請留宿衛習
華禮聽之授左武衛將軍其事唐最謹

奄蔡

增通典曰奄蔡漢時通焉西接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豹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後魏時曰粟特一曰溫那沙周保定四年來貢方物

粟弋

增通典曰粟弋後魏通焉在蔥嶺之西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名馬牛羊珍果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附庸小國四百餘城魏太武帝時遣使朝貢

丁令

增文獻通考曰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治八千里或以為即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別種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犁國明北之南自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鷹鷲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增通典曰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其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到斯國國中甚多珍寶

堅昆

增文獻通考曰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增文獻通考曰呼得魏時聞焉在蔥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天竺一

原杜氏通典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磐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伽尸國一名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而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則因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或曰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恒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一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增後漢書曰俗與月支同而地卑濕暑熱乘象而戰弱於月氏脩浮圖道不殺伐和帝時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畔乃絕桓帝延熹二

邊塞部

堅昆

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世傳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問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術因此頗有奉其道者 梁書曰魏晉世絕不復通惟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乎即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氏馬四匹報旃四年方至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敦龐土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於渠

漸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鐘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器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衛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千里共尊奉之以為在天地之中也 文獻通考曰宋文帝元嘉五年天竺伽毘黎國王月愛遣使奉表獻金剛指環摩勒金環寶物赤白鸚鵡各一明帝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為建威將軍梁天監初天竺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獻瑠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國臨大江源出崑崙分為五江總名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真鹽色正白如水精後魏宣武時南天竺遣使來獻

駿馬 舊唐書曰天竺國或云婆羅門地在蔥嶺之南
周三萬里其中分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
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
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僻南
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
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會其都
城周迴七十餘里北鄰禪連河云昔有婆羅門領徒千
人肄業於樹下樹神降之遂爲夫婦宮室自然而立僮
僕甚盛於是役使百神築城以統之經年而就此後有
阿育王復役使鬼神累石爲宮闕皆雕文刻鏤非人力

所及阿育王頗行苛政置炮烙之刑謂之地獄今城中
見有其迹焉中天竺王姓乞利啞氏或云刹利氏世有
其國不相篡弑稻歲四熟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
可以切玉又有栴檀鬱金諸香通於大秦故其寶物或
至扶南交趾貿易焉百姓殷樂俗無簿籍耕王地者輸
地利以齒貝爲貨人皆深目長鼻致敬極者舐足摩踵
家有竒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爲螺髻於頂
餘髮剪之使卷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惟梵志種志披白
疊以爲異死者或焚屍取灰以爲浮圖或委之中野以
施禽獸或流之於河以飼魚鼈無喪紀之文謀反者幽

殺之小犯罰錢以贖罪不孝則斷手足截耳割鼻放流
邊外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悉學曇章云是
梵天書法書於貝多樹葉以紀事不殺生飲酒國中往
往有舊佛跡隋煬帝時遣裴矩應接西番諸國惟天竺
不通帝以為恨浮圖元奘至其國其王尸羅逸多召見
曰而國有聖人出作秦王破陣樂試為我言其為人元
奘粗言太宗神武四夷賓服狀王喜曰我當東面朝之
貞觀十五年尸羅逸多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太宗
降璽書慰問尸羅逸多大驚問諸國人曰自古曾有摩
訶震旦使人至吾國乎皆曰未之有也戎言中國為摩

訶震旦乃膜拜而受詔書因遣使朝貢其四天竺國王
咸遣使朝貢五天竺所屬之國數十累遣使來 文獻
通考曰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長史王元策使其國尸
羅逸多死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元
策執阿羅那順獻闕下擢元策朝散大夫得方士那邏
邇婆娑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
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馳天下採怪藥異石又使
者走婆羅門諸國所謂畔茶法水者出石臼中有石象
人守之水有七種色或熱或冷能銷草木金鐵人手入
輒爛以橐駝鬪驢轉注瓠中有樹名咀賴羅葉如梨生

窮山崖腹前有巨虺守穴不可到欲取葉者以方鏃矢射枝則落為羣鳥銜去則又射乃得之其詭譎類如此後術不驗聽還開元中南天竺一獻五色能言鳥乞師討大食吐蕃丐名其軍元宗詔賜懷德軍使者曰蕃夷惟以袍帶為寵帝以錦袍金革帶魚袋并七事賜之晉天福中滄州僧道圓詣西域在途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天竺也宋太平興國七年益州僧光遠至天竺以其王沒徙曩表來上上天竺僧施護譯云近聞支那國內有大明王至聖至明威力自在每慙薄幸朝謁無由遙望支那起居聖躬萬福光遠來蒙賜金

剛吉祥無畏坐釋迦聖像袈裟一事已披掛供養伏願支那皇帝福慧圓滿壽命延長常為引道一切有情生死海中度諸沈溺今以釋迦舍利附光遠上進又譯其國僧統表詞意亦與沒徙曩同施護者烏填曩國屬北印度西行十二日至乾陀羅國又西行二十日至曩誡羅賀囉國又西行十日至嵐婆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誡惹曩國又西行至波斯國得西海自北印度行百二十日至中印度中印度西行三程至呵囉尾國又西行十二日至迦囉拏俱惹國又西行十二日至摩羅尾國又西行二十日至烏然泥國又西行二十五日至羅囉國

又西行四十日至蘇囉茶國又西行十一日至西海凡
中印度行六月程至南印度又西行九十日至供迦拏
國又西行一日至海自南印度南行六月程得南海皆
施護之所述云雍熙中有婆羅門僧永世與波斯外道
阿里煙同至京師永世自言本國名利得國王姓牙羅
五得名阿喏你縛衣黃衣戴金冠以七寶為飾出乘象
或肩輿以音樂螺鈸前導多游佛寺博施貧乏其妃曰
摩訶你衣紉縷金紅衣歲一出多所振施人有冤抑俟
王及妃出游即迎隨申訴署國相四人庶務並委裁制
五穀六畜果實與中華無異市易用銅錢文漫圓徑如

中國之制但實其中不穿貫耳其國東行經六月至大
食國又二月至西州又三月至夏州阿里煙自云本國
王號黑衣姓張名哩里沒用錦綵為衣每游獵三二日
一還國署大臣九人治國事無錢貨以雜物貨易其國
東行經六月至婆羅門

天竺二

增紀事宋范成大吳船錄曰乾德二年詔沙門三百人
入天竺求舍利及貝多葉書有繼業三藏姓王氏耀州
人預遣中至開寶九年始歸寺所藏涅槃經一函四十
二卷業於每卷後分記西域行程雖不甚詳然地理大

略可考世所罕見錄於此以備國史之闕業自階州出塞西行由靈武西涼甘肅瓜沙等州入伊吳高昌焉耆于闐疎勒大石諸國度雪嶺至布路州國又度大蔥嶺雪山至伽濕彌羅國西登大山有薩埵太子投崖飼虎處遂至健他羅國謂之中印度又西至庶流波國及左攔陀羅國國有二寺又西過四大國至大曲女城南臨滔牟河北背洹河塔廟甚多而無僧尼又西二程有寶階故基又西至波羅柰國兩城相距五里南臨洹河又西北十許里至鹿野苑塔廟佛跡最夥業自云別有傳記今不傳矣南行十里渡洹河河南有大浮屠自鹿野

苑西至摩竭提國館於漢寺寺多租入八邨隸焉僧徒往來如歸南與杖林山相直魏峰巋然山北有優波掬多石室及塔廟故基西南百里孤山名雞足三峰云是迦葉入定處又西北百里有菩提寶座城四門相望金剛座其中東向又東至尼連禪州東岸有石柱記佛舊事自菩提座東南五里至佛苦行處又西三里至三迦葉邨及牧牛女池金剛座之北門外有獅子國伽藍又北五里至伽耶城又北十里至伽耶山云是佛說寶雲經處又自金剛座東北十五里至正覺山又東北三十里至骨磨城業館於鰕羅寺謂之南印度諸國僧多居

之又東北四十里至王舍城東南五里有降醉象塔又東北登大山細路盤紆有舍利子塔又臨澗有下馬迎風塔度絕壑登山頂大塔廟云是七佛說法處山北平地又有舍利本生塔其北山半曰鷲峰云是佛說法華經處山下即王舍城城北山趾有溫泉二十餘井又北有大寺及伽蘭陀竹園故跡又東有阿難半身舍利塔溫湯之西有平地直南登山腹有畢鉢羅窟業止其中誦經百日窟西復有阿難證果塔此去新王舍城八里日往乞食會新王舍城中有蘭若隸漢寺又有樹提迦故宅城其西有輪王塔又北十五里有那爛陀寺寺之

南北各有數十寺門皆西向其北有四佛座又東北十五里至烏巔頭寺東南五里有聖觀自在像又東北十里至伽濕彌羅寺寺南距漢寺八里許自漢寺東行十二里至却提希山又東七十里至有鴿寺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漢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自此渡河北至毘耶離城有維摩方丈故跡又至拘尸那城及多羅聚落踰大山數重至泥波羅國又至磨逾里過雪嶺至三耶寺由故道自此入階州

榜葛刺

增續文獻通考曰榜葛刺本忻都州府西天有五印度

此即東印度也國最大從蘇門答刺海西北行二十日抵瀾地港自港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市再行至板獨哇酋長居焉城郭甚嚴其國王殿宇廣大內門三重九間殿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甲冑執鋒刃弓矢丹墀左右列孔雀翎扇蓋數百又置象隊王正殿高座嵌八寶王箕踞坐其上劔橫於膝王及諸官皆回回人男祝髮白布纏頭圓領長衣束綵靴躡金錦羊皮鞞俗尚信義田豐美一歲二收男女勤耕織婦人不施脂粉耳垂寶釧項挂纓絡髻椎後又一種印度飲食男女不同處夫

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孤寡無托則同邨人輪膳官有印章行移刑笞杖徒流軍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曆有十二月無閏產高你布兜羅錦翠羽金繡巾琉璃明永樂中遣使朝貢正統三年又表貢

沼納樸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沼納樸兒在榜葛迤西古天竺國也居印度之中又名金剛寶座國乃釋迦得道之所明永樂中遣使詔諭國王一不刺金遣人來朝貢

摩揭它

增文獻通考曰摩揭它一曰摩伽陀本中天竺屬國環

邊塞部

日知錄卷一百一十一

沼納樸兒

摩揭它

六

五十里土沃宜稼穡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王居拘
 闍揭羅布羅城或曰俱蘇摩補羅白波吒釐子城北瀕
 碗伽河唐貞觀二十一年始遣使獻波羅樹樹類白楊
 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詔揚州上諸蔗柞潘如其劑色
 味愈西域遠甚高宗又遣王元策至其國摩訶菩提祠
 立碑焉又有那揭者亦屬國也貞觀二十年遣使者貢
 方物烏茶者一曰烏菴直天竺南地廣五千里東距勃
 律六百里西屬賓四百里山谷相屬產金鐵葡萄鬱金
 稻歲熟人柔詐善禁架術國無刑殺抵死者放之窮山
 罪有疑飲以藥視溲清濁而決輕重有五城王居術瞢

繫利城一曰曹揭釐城東北有達麗羅川即烏菴舊地
 貞觀十六年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者獻龍腦香璽
 書優答

車離

文獻通考曰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
 持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土氣物
 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方數千里
 人長八尺乘象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獅子國

梁書曰獅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夏冬之異

東部 州縣類函卷三百三十六 車離 獅子國 七

五穀隨人所種不拘時節其國舊無人民唯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形但出珍寶明其所直商人依價取之諸國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獅子遂以為名晉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尚存建康瓦官寺 文獻通考曰唐總章三年遣使來貢天寶初尸羅迷伽再遣使獻大珠鈿金寶纓象齒白鬣

大秦

原杜氏通典曰大秦一名犁鞞一云前漢時犁鞞國也後漢時始

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渡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 **增**晉書曰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城邑其城周迴百餘里屋宇皆以珊瑚為椀栴琉璃為牆壁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每旦於一宮聽事終而復始若國有災異輒更立賢人放其舊王亦不敢怨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異習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郵驛制置一如中州其土多出金玉寶物明珠大貝會合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有夜光辟駭雞犀及火浣布又能刺金

縷繡及織錦縷扇以金銀爲錢銀錢十當金錢之一安
息天竺人與之交市於海中其利百倍鄰國使到者輒
廩以金錢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商客往來皆齎三歲
糧是以至者稀少漢時都護班超遣掾甘英使其國入
海船人曰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懷若漢使不
戀父母妻子者可入英不能渡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
貢獻後魏書曰地多獅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
器輒爲所食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生土中其臍與地
連擊物驚之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翅鳥口中
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

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旆亂出有織
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作瓊瓊毳罽帳之
屬其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西南張海中可七八百里
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
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漸
似苗坼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枝格交錯高
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復沒視之知可
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以船上絞車舉
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人質直
市無二價穀食常賤國用富饒其王常欲通使於漢而

安息欲以漢繒綵與之交市故遮闕不得自達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

拂菻一

增舊唐書曰拂菻國一名大秦在西海之上東南與波斯接地方萬餘里列城四百邑居連屬其宮宇柱櫨多以水晶琉璃爲之有貴臣十二人共治國政常使一人將囊隨王車百姓有事者即以書投囊中王還宮省發理其枉直其王冠形如鳥舉翼冠及瓔珞皆綴珠寶衣

錦繡前不開襟坐金花牀有一鳥似鷲毛綠色常在王側倚枕上坐每進食有毒其鳥輒鳴其都城疊石爲之絕高峻凡有十萬餘戶南臨大海城東面有大門其高二十餘丈自上及下飾以黃金光輝燦爛連曜數里自外至王室凡大門三重列異寶雕飾第二門樓中懸一金秤以金九十二屬於衡端以候日之十二時一金人立於側每至一時其金丸輒落鏗然發聲引唱以紀日時毫釐無失其殿以瑟瑟爲柱黃金爲地象牙爲門扇香木爲棟梁其俗無瓦擣白石爲末羅之塗屋上其堅密光潤還如玉石至盛暑之節人厭囂熱乃引水潛流

上徧屋宇機制巧密人莫之知觀者惟聞屋上泉鳴俄見四簷飛溜懸波如瀑布激氣成涼風其巧妙如此風俗男子披帔而右袒婦人不開襟錦為頭巾家資滿億封以上位有羊羔生於土中其國人候其欲萌乃築牆以院之防外獸所食也然其臍與地連割之則死唯人著甲走馬及擊鼓以駭之其羔驚鳴而臍遂絕俗皆衣繡出入擊鼓建旌旗幡幟土多金銀奇寶有夜光璧明月珠駭雞犀大貝車渠瑪瑙孔翠珊瑚琥珀凡西域諸珍異多出其國隋煬帝常將通拂菻竟不能致貞觀十七年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獻赤玻璃綠金精等物太宗

降璽書答慰賜以綾綺焉自大食強盛漸陵諸國乃遣大將軍摩裊伐其都城因約為和好請每歲輸金帛屬大食焉開元七年正月其主因吐火羅大首領獻獅子羚羊各二不數月又遣大德僧來朝貢續文獻通考曰明洪武辛亥遣其國故民捏古倫齋詔諭之尋遣人來貢

拂菻二

跳丸

出火

魚豢典略曰大秦國俗多奇幻口中出火自縛自解跳十二丸巧妙非常

羊臍出土

鳥口吐珠

見前

丸聲候日

水

氣流風

俱見前

邊塞部

鼎監貢名表三十一

拂菻小人軒渠

三

小人

增文獻通考曰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為海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增文獻通考曰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細背元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而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增文獻通考曰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眼有三精

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

澤散

增文獻通考曰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與安息城谷最近西南至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增文獻通考曰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治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

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天方

增續文獻通考曰天方在海西之盡古筠冲地舊名天堂國又名西域地多曠漠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民以安業自不為盜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人編髮盤頭自古置有禮拜寺寺分四方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皆白玉為柱黃甘玉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曰漢初時天降也寺層次高上如塔狀每見月初生其長率其民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又日落聚為市蓋日中熱故也產金銀寶石珍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鹿馬八

尺高名天馬珊瑚犀角明宣德七年國王遣臣沙嶽以方物獅子麒麟來貢其國有回回曆與中國曆前後差三日

默德那

增續文獻通考曰默德那與天方接壤即回回祖國也城池宮室田園市肆大類江淮間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有陰陽星曆醫藥音樂諸技藝人俗重殺不食豕肉織金雕鏤器皿最精巧初國王謨罕慕德生而聖靈臣服西域諸國諸國尊為別諸拔爾猶華言天使也國中有佛經三十藏凡三千六百卷書兼篆草西洋諸

國並傳用之隋開皇中國人撒哈八撒阿的幹葛思始傳其教入中國其教以事天為本明宣德壬子國王遣使隨天方使來朝貢

黑葛達

增象胥錄曰黑葛達國小而貧平川廣野多草木禽獸少市肆市用鐵錢俗尚佛畏刑宣德中常遣使朝貢又有白葛達在西海中小國土瘠亦尚佛宣德七年國王遣使朝貢

阿速

增象胥錄曰阿速在西海中為大國城倚山面川川南

流入海涼暄適節有魚鹽耕牧之利俗尊鬼好施惡爭鬪鮮飢寒永樂中常遣使來朝貢

沙哈魯

增象胥錄曰沙哈魯在阿速西南海島中山川環抱居民旅處邨落畜產孳息王及酋長城居及屋佞佛恥鬪俗號淳直西域賈胡來市海中得奇貨不惜酬數倍沙哈魯人不識也永樂間遣使朝貢或曰即古投和國唐貞觀中常入貢

火刺札

增象胥錄曰火刺札國頗微弱四圍皆山鮮草木水流

曲折亦無魚蝦城僅里許多板屋俗尚佛喜中國磁器
鍼線永樂十四年常朝貢

吃力麻兒

增象胥錄曰吃力麻兒山卑水淺西南傍海東北林莽
多毒蟲猛獸得中國雄黃麝香磁器甚喜不事耕農好
射獵有達巷無市肆交易無期永樂中常來朝貢方物
惟獸皮鳥羽蒨褐之屬或曰即俺力麻國

白松虎兒

增象胥錄曰白松虎兒舊名速麻里兒國中無大山亦
鮮林木無猛獸毒蟲之害先是常有白虎出松林中不

傷人畜旬月後不復見國人以為神父老曰西北方白
虎降精因更其國號永樂中來貢

西洋古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西洋古里地最大與僧伽密邇西洋
諸番之會也去中國十萬里西瀕大海南距柯枝北接
狼奴兒國其人淳厚行讓道路不拾遺喜事浮屠地宜
穀麥產沈香木香西洋布五色布白鴈胡椒馬五色鴉
鷗石明永樂元年國王馬那必加刺滿遣馬戎朝貢馬
三年又遣使朝貢詔封為古里國王給銀印誥命

柯枝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柯枝國與錫蘭山相峙去古里三十程其國王瑣里人也尚浮屠建寺範金為佛每旦鳴鐘鼓汲泉灌佛頂數回已乃禮之明永樂十年遣使請封其國之山詔封為鎮國山御製碑文賜之

小葛蘭國

增皇明世法錄曰小葛蘭國與柯枝接壤亦西番諸國要會也俗尚浮屠少物產歲藉榜葛刺國米為食

牒幹

增續文獻通考曰牒幹地在溜山之傍溜山濱海在西海中其溜大者八曰沙溜曰官嶼溜曰人不知溜曰起

來溜曰麻里溪溜曰加平年溜曰加安都里溜餘小溜無慮三千土人曰此弱水三千也舟行遇風失入溜即溺明永樂中國王亦刺福遣使來朝貢

左法兒

增續文獻通考曰左法兒地在海西北重山地色多黃赤與阿丹同風俗頗淳奉回回教產西馬鶴頂駝雞福祿片腦沈香明永樂中遣使來朝貢宣德中又朝貢

瑣里

增續文獻通考曰瑣里西海中小國也產撒哈刺紅八者藍布覲木里布白苾布明洪武中國王遣使朝貢圖

其土地山川以獻賜大統曆金幣永樂元年復遣人朝貢

八答黑商

增續文獻通考曰八答黑商國中山川明秀人俗朴實奉佛有浮屠數區壯麗如王宮西洋西域皆商販於此明永樂間來朝貢又有南巫里國急蘭丹國奇刺尼國夏刺此國窟察尼國烏涉刺錫國魯密國彭加那國拾刺齊國八可意國坎巴夷替國俱朝貢

加異勒

增續文獻通考曰加異勒西戎一小種也居人不及千

家貧窶常備鄰國明永樂宣德中俱遣使朝貢

日羅夏治

增續文獻通考曰日羅夏治西海中小國俗崇佛教產胡椒蘇木明永樂三年國王遣其臣文那打時鎮等來朝貢

覽邦

增續文獻通考曰覽邦地去西域遠甚洪武九年遣人來朝貢永樂宣德中常附鄰國貢方物

失刺思

增續文獻通考曰失刺思明永樂間遣人來朝貢宣德

中遣八人來朝貢

敏真誠

增象胥錄曰敏真誠國亦大多高山深水縛木為渡以日中市諸賈畢集見中國磁器爭欲得之產駝馬異香明永樂中來朝貢

木波

增續文獻通考曰木波初西番既衰其苗裔曰董壇其子曰巴壇角始附宋賜姓趙改名忠順忠順子永吉永吉子世昌皆受宋官襲把羊族長金定陝西鬼蘆族長京臧殺世昌金遣兵執京臧斬之以世昌子鐵哥為把

羊族都管大定四年宋破洮州鐵哥弟結什角與其母走入喬家族避之喬家族首領播逋與鄰族木波隴逋龐拜丙離四族耆老大僧等立結什角為木波四族長號曰王子其地北接洮州積石軍其南隴逋族南限大山八百餘里不通人行東南與疊州羌接其西丙離族西與盧甘羌接其北龐拜族與西夏容魯族接高寒無絲黍五穀惟產青稞與野菜合酥酪食之其疆境共八千里合四萬餘戶其居逐水草畜牧遷徙不常結什角念金為其父報仇欲棄四族歸朝四族不許移刺成至臨洮使人招結什角乃率四族來附進馬百匹仍請每

年貢馬詔曰遠人慕義朕甚嘉之其遣能吏往撫其衆厚其賞賜後木波苦邊將貪暴相率為寇掠同知臨洮尹楊仲武入其營曉諭羌人喜悅寇遂息後復侵熙河熙河主帥使人諭之曰楊總管來我乃解去熙河具奏復遣仲武往責以負約對曰邊將苦我今幸見公願終身不復犯塞乃舉酒酌天折箭為誓仲武因以卮酒飲之曰當更為汝請若復背約必用兵矣羌人乃羅拜而去

鼻骨德

增續文獻通考曰鼻骨德不詳所自遼太宗天顯三年

鼻骨德來貢穆宗景宗世時來貢不絕

阻卜

增續文獻通考曰阻卜不詳其始遼時歲來朝貢聖宗常置阻卜等部節度使其七部太師阿里底殺本部節度使以叛命化哥討破之道宗時阻卜磨古斯叛發諸蕃部兵討之擒磨古斯以獻天祚時來貢者二自後無聞焉

哈密

增明一統志曰哈密本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西北往來要路漢明帝取其地為屯田兵鎮之所未

邊塞部

開鑑類編卷三百三十八

鼻骨德阻卜哈密

三

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廢唐貞觀初內附置西
伊州尋改伊州或為伊吾郡五代時號胡盧磧小月氏
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
尼數十世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改封肅王居之
明永樂二年設哈密衛改封其弟安克帖木兒為忠順
王仍主哈密以其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三
年忠順王卒無子其兄子脫脫襲封六年脫脫遣使朝
貢九年脫脫卒以其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改封忠義
王自是朝貢不絕

哈密二

增匈奴下馬之山

李陵題字之處

明統志天山在哈密城北一名雪

山匈奴過此必下馬拜

東南有望鄉嶺上石龕李陵題字處

娘子泉

在哈密城北一名雪

鬼魅磧

明一統志娘子泉在畏吾兒河東呼可敦卜刺宋史哈密城在大患鬼魅磧之東南望玉門

關其近

赤斤蒙古

增明一統志曰赤斤蒙古古西域地戰國時月氏居之

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時為酒泉燉煌二郡地晉屬晉

昌郡西涼置會稽廣夏二郡後魏增置常樂郡後周廢

會稽郡隋又廢常樂等郡以其地屬瓜州後屬燉煌郡

唐初屬瓜州廣德後沒於吐蕃宋時為西夏所據元時

邊宋部

月氏居之

哈密赤斤蒙古

為瓜州地屬沙州路明永樂二年詔建赤斤蒙古千戶所以塔力尼為千戶賜誥印尋陞衛以塔力尼為指揮塔力尼卒子且旺失加襲宣德以來朝貢不絕續文獻通考曰其產麩金鼓磬礪砂肉菘蓉胡桐律緊鞞草柏脉根沙棗駝

罕東

增續文獻通考曰罕東居沙州城在甘州西南亦古燉煌地也明洪武三十年通貢因置衛自是歲貢不絕

增續文獻通考曰曲先地在甘州迤西南東抵安定衛

西抵肅州衛漢為張掖郡地元置曲先答林元帥府明永樂四年設曲先衛宣德中貢方物

安定阿端

增續文獻通考曰安定阿端地在罕東之西韃靼別部也其俗馬乳釀酒無城郭產馬橐駝玉石秦漢初猶為月氏匈奴境漢武拓地始置燉煌郡治焉明洪武甲寅撒里畏兀兒安定王卜煙帖木兒或曰亦板丹遣使貢刀劔鎧甲等上賜織金文綺遣之即其地分為阿端阿真若先帖里四部賜卜煙帖木兒銀印仍稱安定王又改置安定阿端自是朝貢不絕安定王係哈密宗屬永

樂未安定與曲先叛洪熙元年以李英為都督討之仍朝貢成化中被土魯番殘破乃服屬之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八

此卷內容為多行小字，因字跡模糊，難以辨認。依稀可見「文」、「水」、「淵」等字樣。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邊塞部十 北狄總叙 匈奴

北狄總叙

原杜氏通典曰北狄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宣王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時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燕北有東胡山戎 烏桓之先也 各分後為鮮卑

散谿谷自有君長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
諸戎晉強戎服而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
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洎于戰國趙武靈王築長城自
代傍陰山下至高關為塞而置雲中雁門代郡其後燕
將秦開却地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
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却匈
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山海經曰有匈奴周書又
為獻當時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
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圍漢高帝
於白登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吕后文帝復通

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燒回中宮於是置細柳棘門霸
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
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剋自爾侵盜尤甚
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
關河西置酒泉等郡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
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
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
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
煌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
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復大寇盜莽又發兵屯成議滿

三十萬十道窮迫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入居雲中後又移居美稷臧官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策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操所滅自

桓靈之際鮮卑又盛盡有漠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焉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麈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

之至大邏便沙鉢畧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
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并徙種落
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
汗圍帝於雁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
勢陵中夏唐武德中寇原州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
年李靖滅其國靈州總管張寶相禽頡利獻焉太宗納
溫彥博議置其餘種于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繁分爲
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
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
厥武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大殺掠而去契

丹武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自稱
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虜谷
仁節死焉又陷冀州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平章
事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
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
潰 **增**明世元良哈三衛與瓦刺時爲邊患厥後河套
愈恣猖獗成祖永樂元年徙大寧都司於保定以大寧
故地畧朶顏泰寧福餘三衛大寧故元良哈地也洪武
中於古會州大寧設行都司封寧王永樂起兵從劉家
口徑取大寧不數日奄至寧王猝出不意降乃移王與

其軍內地遂以三衛地畀兀良哈使仍爲三衛約爲外
藩居則偵探警則捍禦此棄大寧立三衛之始也三衛
叛服不常陽爲藩蔽而陰常致寇初通阿魯台繼結瓦
剌且挾以爲重時永樂屢出師親征阿魯台二十年七
月征阿魯台還召諭諸將謂阿魯台悖逆以兀良哈爲
之羽翼耳當分兵剪之遂身將大軍搗其巢宣宗宣德
三年九月兀良哈犯大寧帝親征皆生縛之是時阿魯
台與瓦剌各相讐殺瓦剌馬哈木子曰脫歡孫曰也先
九年四月脫歡攻阿魯台殺之因通兀良哈兀良哈遂
駐牧遼東寨正統九年七月兀良哈入寇英宗命成國

公朱勇等分道出戰破福餘于會寧泰寧朵顏於虎頭
山三衛從是寢衰而怨中國益深因糾也先爲之鄉導
乙巳也先大舉入掠王振奉英宗親征次土木衆潰英
宗遂北行景帝景泰元年尋請和送上皇還三年正月
也先攻其可汗普化普化率十餘騎奔兀良哈依沙不
丹是時也先無狀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悍毆守衛
人掠財物騎入長安門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
還囚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結赤斤蒙古以窺塞下四
年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爲可汗十月遣使
上書貢貂鼠皮又致殷勤太上皇詔議答書時給事中

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若從其稱則縱逆仍其故號則激怒乞剌來使歸語也先以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聲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弑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弑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詔再議廷臣言可汗乃彼渠長常稱答書宜稱爲瓦剌可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在中國固爲部渠常稱在瓦剌則爲皇帝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爲中國天子且稱我爲可汗誇示諸部無復攜

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慙怨益肆侵擾均爲不可莫若賜勅封爲敬順王或稱爲瓦剌王帝曰也先雖驚駭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時也先新立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往來然數年間賞賜亦不下百萬矣至朶顏諸衛初開互市繼以土木之變罷之後復議予貢然彼亦常竄名瓦剌使中故三衛使疊至頗爲瓦剌間天順初年也先平章哈刺襲殺也先諸部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孛王子爲雄弑小王子屢入寇孛來稍衰而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與孛來相讐殺遂更立脫思爲王脫思故小王子從兄也於

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部入河套爭水草盤據爲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札加思蘭孛羅忽結毛里孩各自爲黨出入套中札加思蘭又殺其黨阿羅出併其衆以結滿魯都滿魯都後不知所終時河套爲寇巢穴往來寇掠侵軼無已廷議搜套而大臣以糜費無算遂止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寇大同宣府入榆林花馬池兀良哈朵顏部落益蕃而獨花當次子巴兒孫驍勇敢深入結婚小王子爲中國患滋甚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著卜孫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剌殺阿爾倫遜入海西西海之有寇自亦不剌始也阿著稱小王子

子三長吉囊次俺荅次老把都吉囊俺荅於諸部中強最爲邊患無歲不入寇正德二十一年吉囊死俺荅日強盛有子曰黃台吉臂偏短善用兵衆俱畏之用命過于父擁衆數萬入大同犯咸安殺掠無算其精兵戴鐵浮圖馬具鎧刀矢鈇利望之若冰雪然總督曾銑疏請復套出塞襲勝之遂遠遁銑上復套方畧十八事并營陣八圖大學士夏言力主之而嚴嵩積恨言謂銑開邊釁嵩言于帝曰俺荅諸部以夏言曾銑收河套故報復至此于是銑與言先後皆棄市河套者周廻三面阻河土肥饒可耕桑密邇陝西榆林堡東至山西偏頭關

西至寧夏鎮東西二千里南至邊牆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一二百里即周之朔方秦之河南漢之定襄赫連勃勃趙元昊之都也唐三受降城在其北元東勝州在其東初楊琚楊一清皆力言之自言銑死遂無一人論復河套者二十九年八月俺荅犯京師明年與通馬市朝市暮寇甚且幣未出境而警報隨至遂罷馬市初總督翁萬達修宣大邊垣頗完固後以通市故大半爲俺荅衆所毀矣先是大同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五百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全等居之築城建宮殿宏

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勝州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俺荅入寇衆至數萬尊俺荅爲帝三十九年夏俺荅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留千騎以守老弱巡撫李文進總兵劉漢統兵襲擊焚其宮室時富隨荅北徙趙全奔匿後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俺荅執趙全等以獻請贖還那吉把漢那吉者俺荅妻所鍾愛孫也以郤於俺荅挾其妻闖入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譁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荅即急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遣以慰其猷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

納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荅老且死而黃台吉勢不能盡有其眾然後以居者谷蠡秩置塞外其與黃台吉構則兩利俱存之弗構則以師助之外以博興滅扶危之名而內實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以為不可時俺荅婦恐中國戕其孫日夜涕泣俺荅尋亦悔遂擁十萬麗境王崇古因諭以存卹恩而要其縛叛示信俺荅妻感且愧曰漢乃肯全吾孫吾且嚙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於叛人遂訂盟通貢市馬而諸部亦貪漢財物願市於是俺荅款塞叛人趙全誅之闕下以俺荅為順義王俺荅弟老把都吉囊子吉能皆因俺荅上表通

貢封賞有差仍許開市俺荅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度

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蓋自俺荅奉款而三衛亦修

職稍謹矣合采續文獻通考及明紀諸書

匈奴一

原杜氏通典曰匈奴先祖夏后氏之裔曰淳維殷時奔

北邊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為邊鄰趙孝

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

府為士卒費日殺牛享士卒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

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者斬而匈奴每入烽

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

邊類

匈奴

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
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二千
匹穀者十萬張也張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
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悉
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
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秦滅六國使蒙恬
收河南地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因邊山險塹谿谷
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匈奴單于曰頭曼
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戍邊者皆復去
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于故塞後為其太子冒頓以

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西擊南并
樓煩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
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單于姓孛鞮氏按後漢書南單于比姓虛連其國
製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其國
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
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
左右谷蠡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
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
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

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呼師古曰呼衍即今

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

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接濊貊朝鮮右王將居西

方直上郡以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各有分地

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

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行長什長

裨小王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相都尉此官漢初定匈

奴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

之于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累出精兵三十餘萬

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關氏冒頓

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

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

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

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關氏生子

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

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高帝使敬往結和親

之約是後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高帝患之乃使劉敬

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關氏諸子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孝惠

高后時冒頓寢驕乃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

怒匈奴

漢書卷一百一十九
十一
怒召丞相陳平樊噲李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
橫行匈奴中間李布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
于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
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穀弩今歌吟之
聲未絕傷痍者甫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
橫行是面謾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畀辭謝
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
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 文帝苦匈奴爲患數聞趙將
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爲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
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爲將也臣大父言

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士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
外不從中覆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今
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
雲中之塞常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坐上功差
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
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
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戰之士
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
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

漢書卷一百二十九
霸上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
錯上言兵事曰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
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和輯士
卒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
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
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以蠻夷攻
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
坂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
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

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
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
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
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
弗能支也下馬地關劔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
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
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今義渠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
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
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
 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眾此萬全
 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龍荅焉 武帝即位議
 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
 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數千里爭利
 則人馬罷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于是上許和親約
 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
 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姓聶名翁壹 老人之稱也閒闌出
 物不受禁固 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 交市也佯為賣馬邑城以誘
 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

對曰全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
 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
 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
 耳臣竊以為擊之使韓安國曰不然三代之盛非威不
 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收之人不足煩中
 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至如姦風去如收雷居
 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之其勢不
 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地
 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闡地千里并國十四
 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闡地數千里以河為境累石

為城樹榆為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
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
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
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正治以待
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
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為功
從音行則迫脅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
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意者有
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

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為之備審遮險阻以為其戒吾勢
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截其後單于可
擒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為間亡入匈奴謂
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
以為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
示單于使者為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于是單于
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
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
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
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 後數年衛青復

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樓煩白羊王于河南斬獲數千
 于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因河而為固 伊穉斜單于軍臣漢使驃騎將軍霍去
 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休屠王祭
 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其
 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其
 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一名
 天單于怒昆音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
 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漢元年狩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
 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
 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可

南地新秦中以實之而滅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
 奴入右北平定襄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
 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
 重以精兵待于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
 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
 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凡萬九千級且行且
 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
 賢王接戰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于狼居胥山禪姑
 衍臨瀚海而還自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矣漢度
 河自朔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

邊塞部

漢書卷一百二十九

匈奴

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 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
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而使郭吉風告烏維單于伊
邪之曰南越王頭已懸于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
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于漢何但
遠走亡匿于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
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 後匈奴數使奇兵犯漢
邊乃拜郭昌為將軍及浞野侯趙破奴屯朔方主父偃
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
忘戰必危昔秦皇帝蠶食天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
斯諫不聽使蒙恬將兵而攻却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

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
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
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
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
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將適足以結怨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 太初三年漢
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
謂光祿塞也列亭至虛胸虛胸山名光祿塞今昭帝
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民疾苦賢良
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鬪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

之足輕利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民罷用多則財乏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入富兵強行爲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爲內臣匈奴

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于秦秦有隴阪峭塞而亡于諸侯晉有河華九河而奪于六卿齊有泰山巨海而脇于田常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撫拯其眾則勾踐不免爲藩臣也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裾褱曲襟之

制觀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
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纊羅紉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長戟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
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
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辨求寡而
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從嫚于禮而篤于
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
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
易而實難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 宣帝初烏孫昆
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

發國半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
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仇
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
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
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
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
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
輒當滋欲嚮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握衍胸鞬單于烏
單于耳孫也 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
名屠耆堂 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
聞小國數見

匈奴
開監領卷二百三十九

侵暴率眾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柎
降匈奴
為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
西擊握衍胸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眾盡降呼韓邪呼
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為單于凡五單
于更相攻伐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
立為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孫罷唯呼在東邊攻呼
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
伊秩訾王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
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誅婁渠堂入
侍婁力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

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漢

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

所過之郡每為發兵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

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

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

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單

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漢

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

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又轉邊穀米糒糒

也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

邊塞部 匈奴

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
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國稽首稱藩
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如使匈奴後嗣卒有
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天子采之 元帝初郅
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
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
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
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
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
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

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
居誅郅支也即就湯為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
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今郅支單于侵陵烏孫大
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且彼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
驅帥之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
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
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

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
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
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之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
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
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爲湯等矯制興
師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微倖生事宗正劉向上
疏曰郅支單于凶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
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
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屯城擐劍侯之旗斬郅支

之首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
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
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
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
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內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
今康居之國強于大宛郅支之號重于宛王殺使者罪
甚于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
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於是帝下詔赦
之乃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 竟寧元年單于
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于前時單于自言願

增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範圍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

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常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

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
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
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
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
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
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
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
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
切省徭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
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

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
小失其意則不可測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
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
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
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
衆心也 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三陶
莫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
送至蒲坂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
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
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

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于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讓之謀對奏天子從之 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墨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于河水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興匈奴從

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也其強難誦其和難得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藉湯姐之場羌屬也籍猶蹈也也如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近不過旬月之役遠音紫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六時月為二時固已犁其庭掃其閭犁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匈奴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縣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

邊塞部

匈奴

匈奴

匈奴

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拒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
隙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
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且昔者圖西域
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
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
無頭有尾高大者
二三丈卑者丈餘皆東
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
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悟
而許之 王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
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于

邊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
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
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
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
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
征之盡境而還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
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兵連禍結三十餘年
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
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
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是為無策今比年饑饉

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齎薪炭更不可勝復釜之富音餐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也

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

匈奴二

增却霜 隨月 宋書其俗以六月末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 光祿塞 夫人城 漢書匈奴舉事常隨居光祿塞下 四大姓 五單于 晉書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

匈奴三

增歌漢匈奴歌曰失我祁連山令我六畜不繁息失我

見前 匈奴 匈奴

焉支山令我婦女無顏色

原論漢班固匈奴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常不
運籌策相與爭于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
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
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
年多于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
尅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
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
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
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守不

違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
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
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徙六郡
良家材力之士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于
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
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
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云察仲舒
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
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雖開河
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

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尚
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
詐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畧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
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于民遠行
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
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因其壞
亂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
三世稱藩賓于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二世無
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六載遭王莽篡位

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
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于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宜
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于中國不
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
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
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
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于是矣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
未可以經遠也乃若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
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

內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

南匈奴

烏珠留之子名比
社氏通典曰南匈奴醯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
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真鞮日逐王部領南
邊及烏桓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
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
畜飢疫死耗大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
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求內附二
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
常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

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

東觀漢記十一月癸丑北匈奴

始分為南

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

敗之北單于震怖却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
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願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
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
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遣送
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
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
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
使騎擊南單于敗之于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使

邊塞部

漢書卷九十九

南匈奴

三

中郎將段柳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皆領部衆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韃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單于懼于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單于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單于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單于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

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隋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喻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部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匈奴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

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
 憂不在顓臾且北匈奴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
 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而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
 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二十八年北匈
 奴復遣使貢馬及裘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
 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
 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
 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益數為懼愈多然今
 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可煩

加賞賜畧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

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 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

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

單于眾三萬騎出朔方擊北匈奴大破之北單于奔走

斬首獲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匈奴單

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眾最盛領

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

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

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為單于將數千入止蒲類

海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單于

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
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單于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
權時之筭可得扞禦北狄今朔漠既定宜令大單于反
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
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
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昔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
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
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
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
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宜審其終以

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
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
其業况屯首唱大謀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
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
矣今若失信于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
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
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非建
策之要也朝廷不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
單于立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
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

兵出屯中山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 順帝永建
 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
 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陳龜以
 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
 新反黨眾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
 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
 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權謀
 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
 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
 寧忘戰日久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

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于是右賢王
 部抑鞬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 晉武帝太始七年單
 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
 為邊患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九



